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五

閩長樂梁章鉅撰

衛靈公第十五凡四十一章　釋文作四十九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云陳本今作陣　顔氏家訓書證篇云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按此字當用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諸字書皆無別字惟王羲之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論語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左氏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明日遂行　蘇氏轍曰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景公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所以待孔子者如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其誠用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鄭氏汝諧曰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但有託而行耳

在陳絕糧　注　孔子去衛適陳　孔注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皇本糧作粮釋文云鄭本作粻音張下糧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

今日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其意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金氏履祥通鑑前篇云問陳事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論語去衛在在陳之前蓋得其實矣　毛氏奇齡曰論語子在陳在陳絕糧從我於陳蔡之間孟子子在陳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舊注今注皆置不問惟在陳絕糧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之曹不容之宋遭匡人之難於是之陳而吳適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又誤矣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難不是匡人且據年表定公十二年夫子適衛十四年適陳是時史無吳師伐陳之事夫子是時尚未適蔡至哀三年夫子去衛適陳又久之適蔡至六年而始有吳伐陳楚子救陳之事見於春秋絕糧之阨

當在此時孔氏失攷耳吳氏昌宗曰史記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發兵圍之於野不得行絕糧朱子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安敢圍之據論語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汪氏份亦曰問陳絕糧既合爲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而有徵也　毛氏奇齡又曰嘗較夫子蹤跡與論孟合者自夫司寇後即適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顏讎由所謂於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之仍反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謂夫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夫子去衛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illegible]史記云行[illegible][illegible]之宼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之誤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云子畏於匡孟子所

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在陳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爲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閒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絶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絶糧孟子所謂阨於陳蔡之閒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爲衛君衛君待子而爲政吾自衛反魯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爲適衛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於此矣　程氏大中曰荀子孔子厄於陳蔡居桑落之下

楊倞注九月時也人知孔子在陳之年而不知爲九月此可
補尋傳所未備

君子亦有窮乎　呂氏春秋孝行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此爲子貢言

君子固窮　注　何氏曰言君子固有窮時　又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按集注前引何解是正義後引程說則備一解而已朱子語錄云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間答之辭未遑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矣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也

小人窮斯濫矣　注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

窮則放溢爲非　此亦引何解但改濫爲溢耳　說文爁

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爁矣玉篇爁同濫　釋文

引鄭注濫竊也陳氏鱣曰鄭以濫爲竊者坊記云小人貧斯

約又云約斯盜鄭注約窮也賈誼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

禮反禮爲濫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予一以貫之注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何

解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是古注已

就知說矣朱子語錄云曾子發出忠恕是就行事上說孔子

告子貢初頭說多學而識之便是就知上說也　阮先生曰

此與曾子之一貫貫字皆當訓爲行事也此章夫子恐子貢

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

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於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於禪矣　孔氏廣森曰告子貢之一貫與告曾子之一貫語意不同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事事以爲多學之道矣益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由知德者鮮矣章

由知德者鮮矣　注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王注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此集注所本皇疏如注意則爲問絕糧而議發也按韓李筆解云此一句是簡編脫當在子路慍見下一段爲得蓋亦本王注也　陳氏天祥曰第一章衛靈公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慍見一節孔子在陳衛與陳相去數百里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此第三章果在何時無文可攷今通指爲一時之言未敢信也王滹南謂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一章既已間斷安得通爲一時之事哉蓋史記孔子世家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四字所以生後學之疑也

無爲而治者章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注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　何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皇疏引蔡謨曰堯不得無爲者所承非聖也禹不得無爲者所授非聖也三聖相繫舜居其中承堯授禹又何爲乎集注蓋兼用之

子張問行章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列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翟氏灝曰先儒疑首三章爲一時之言因史世家文也據弟子傳則此章亦一時言矣然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歲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耳先進篇備錄從陳蔡者十人未有子張史文可盡信哉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注　參七南反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　皇本參下有然字包注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皇疏

亦云森森然滿亘於已前也釋文云參所金反是古讀如森皆不讀如驂字也惟韓李筆解云參古驂字如御驂在目前

直哉史魚章

直哉史魚 注 事見家語 家語困誓篇云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 注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氏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與孫文子甯惠子有隙文

子告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　王氏應麟曰集注之甯殖當爲甯喜何氏焯曰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偕爲之弑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蘧瑗亦避之誅也　張氏甄陶曰伯玉卷懷似不指近關出奔一事若強臣逐君卿大夫置身事外便算君子亂臣賊子何所忌憚且襄十四年伯玉從近關出十六年孔子始生何取此事而追稱之乎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皇本無之字唐石經亦無
知者不失人 皇本知作智
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 唐石經仁作人 按皇疏旣志善行仁恒欲救
物故不自救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語意甚明故集注亦
以害仁爲害心之德作人者誤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及太
平御覽四百十九並引作害人俱誤也
子貢問爲仁章
必先利其器 惠氏棟曰漢書梅福云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利作厲
友其士之仁者 皇本者下有也字
注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黃氏幹曰賢以事言以大夫言賢者

見於行爲者也仁以德言以士言仁者見於修身者也按皇疏大夫言賢士言仁者互言之不若集注之精矣

注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己者處

顏淵問爲邦章

顏淵問爲邦　皇疏顏淵爲人故問治爲國之法孔子亦衆爲舊法答之也三王正朔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爲家行事亦用夏時故云行夏之時也周禮天子五輅用玉輅以郊祭而爲郊用木輅故郊特牲說爲郊云乘素車貴其質也鄭元注素車殷輅也爲公之郊用殷禮也周禮有六冕一曰大裘冕二曰袞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魯郊但用衮故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元
注云此魯禮也周用六代樂備謂[illegible]成王之樂將賜四
代禮樂自虞而下故季札觀樂見舞韶箾也　袁氏枚曰顏
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蓋如今之論史然夫子如其問
而定之其他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
行夏之時　注　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僎
氏雙峯曰行字兼令說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
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兼每月政令都行了所以集注說時
之正與其令之善　翁先生曰行夏之時非僅指建寅也禮
運吾得夏時焉鄭注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蓋夏朝四時之書或有在小正之外者而鉅細法制悉依此
節候爲準故曰行夏之時如小正篇之正月緯耒均田二月

綏多士女萬用入學之類凡敎發政典皆依夏時之書行之此所謂行也若但指建寅則大戴禮誥志篇云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云云則虞與夏同建寅矣何獨稱夏時乎況舜典之協月巡狩明是以建寅爲歲首且推而上之堯典分命羲和是陶唐亦建寅爲歲首特以唐虞書闕有閒雖有四時成歲之紀而按節候以行政典則就其可攷者宜恐準夏時耳　趙氏翼曰春秋時列國多用夏正左傳隱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係周正則麥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鄭用夏正也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書冬而傳書秋蓋宋用殷正經書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也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經書夏而傳書春是二國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

春而傳在上年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一月傳書九月又如左傳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於晉而國語則云十月晉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納公子縶之月與晉不同是晉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經書九月傳作七月是齊不用周正也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農始作輕重篇令民九月種麥則齊用夏正也史記秦本紀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並有不置閏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魯號秉禮之國然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則暮春尚是夏之正月安得有換春衣浴且風之事則魯亦用夏正可知也又左傳文元年閏三月非禮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哀十二年又失閏季孫問仲

尼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注云倘是九月歷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蝝杜注云季孫雖聞仲尼言而不能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蝝則魯不惟不用周正並夏正亦失之矣劉原父謂左氏日月多與經不同蓋左氏雜取當時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參差不一故與經多岐適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故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紀節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維莫之春下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周禮仲春會合男女之無夫家者非皆夏正乎孔子告顏子以行夏時亦以夏時本所當遵當時已多私用與其因遲一朔而不能使天下畫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遵行也

乘殷之輅注輅亦作路 釋文云輅本亦作路 馬注殷車曰

大輅皇疏殷輅木輅也周禮天子有五輅一曰玉輅二曰金三曰象四曰革五曰木五輅並多文飾用玉輅以郊祭而殷家惟有三輅一曰木輅二曰先輅三曰次輅而木輅最質素無飾用以郊天

注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四書或問云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用也賤矣運行振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一器而百工聚焉則爲費也廣矣用賤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所以爲過侈歟

樂則韶舞注取其盡善盡美　此用何解　閻氏若璩曰新安陳氏謂韶舞是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固是而陳氏禮書曰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

足舞而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為樂之成也左
謂吳公子札之觀樂以歌始以舞終伸舞亦以文武始以韶
箾終

放鄭聲　周氏柄中曰春秋時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荒
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魏文侯聽鄭音不
知倦趙烈侯愛鄭歌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矣放之為言蓋
逐其行於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
之禁

鄭聲淫　朱子詩集注云鄭衛皆淫聲然衛詩三十九淫奔者
四之一鄭詩二十淫奔不翅七之一衛猶為男悅女鄭皆為
女惑男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鄭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

故夫子獨以鄭聲爲戒　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云朱子以鄭聲淫一語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也夫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幻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以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緇衣太叔于田淸人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廢如子衿亦排衆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删詩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艷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昭明歎爲白璧微

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出昭明下哉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皇本人下有而字

注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蔡氏淵曰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以時言恐亦可通切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爲長遠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按皇疏云人當思慮遠防於未然則憂患之來不得近至若不爲遠慮則憂患之來不朝則夕即是以時言之蔡氏之說蓋本此也　郝氏敬曰居安而不慮危危即生於安處治而不慮亂亂即伏於治故曰慮不遠憂必近也慮者預備非虛慮也凡造化人事憂樂相循利害相倚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數能慮則神明

常謂物見消息盈虛之理不敢爲貫盈履滿之事兢業畏懼則造化可回雖氣數有固然而意外卒至之患無矣

已矣乎章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皇本無乎字　皇疏云此語亦是重出或孔子在時行敎也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注 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　方氏觀旭曰集注引范氏說若難定文仲之果知柳下惠與否者不知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皆足爲文仲知柳下惠之證聖人責人豈肯臆坐以知賢不舉之罪哉

李氏惇曰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亦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也

注柳下惠展禽食邑柳下諡曰惠　此同邢疏按趙岐孟子注以柳下爲號展禽及唐書宰相表食采柳下遂爲氏故論語疏謂柳下食邑名莊子盜跖釋文一曰邑名然稽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高誘淮南子注云（藝文類聚八十九引）展禽之家樹柳行惠德號柳下惠列子釋文荀子成相大略注並同其說以爲居柳下故因以爲號云

躬自厚章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注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

孔注自責己厚責人薄集注因之　皇疏引蔡謨云以自厚

者爲責已文不辭矣厚者謂厚其德也若自厚其德而不求多於人則怨路塞責已之義雖存乎中然自厚之義不施於責人也蔡雖異孔而終不離孔辭孔辭亦得爲蔡之釋也

按二說本通故皇侃云爾集注之身益修即是自厚其德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注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　孔注於第一如之何下安注於如之何者下注云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皇邢兩疏並同則皆作兩截讀似不如集注之順春秋繁露執贄篇引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此在注疏之前當即集注之所據也　鄒氏浩論語解義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當作一句如之何猶云奈之何也至於言如之何如之何周已不能爲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矣猶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則是不知悔者也雖聖人其如彼何哉

羣居終日章

好行小慧　注　小慧私智也　皇本慧作惠釋文云小慧音惠魯讀慧爲惠今從古阮先生曰古多假慧爲惠如韓詩外傳五云主名賢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惠是也按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懷寶小惠注引論語亦作惠　鄭注小慧小小才智也集注因之　張氏甄陶曰好行小慧句無確解此慧字須義字淡方靈蓋時文只作一氣說云其言本與道所不戒而一縱一橫機之所觸亦若有意趣之可尋其趣爲他人所不及知而此時彼相論者亦自有聰明之獨擅似有若落

難矣哉注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鄭注言終無成功也集注更爲儆辭於聖人警世之意益切胡氏泳曰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

君子義以爲質章

君子義以爲質　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略字蓋衍）是舊本無君子二字也臧氏琳曰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爲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衍文蓋先說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　鄭注義以爲質謂操行也遜以出之謂言語也皇疏義宜也質本也雖各以所宜爲本而行之皆須合禮也合禮而言遜順終須信以成之也據此以行言對說亦可謂行合宜而行之亦須有禮言能孫而成之亦必須以信是鄭注之

意也

孫以出之　皇本孫作遜

君子病無能焉章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張氏甄陶曰此答諸生多而此章重在病字君子爲己之學理有所未明德有所未就便是爲負疚如疾痛之在身人之知不知何暇計哉此只一直說下若必云到己無不能則人自知之仍爲人之學非君子也

君子疾沒世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注　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輔氏廣曰有實斯有名名不稱則無實可知故君子以爲恥非恥無名也恥無實也　皇疏引江熙曰匠終年運斤

不能成器匠者病之君子終年爲善不能成名君子亦病之集注爲善二字似本此　薛氏侃陽明傳習錄云稱字當讀去聲疾名不稱即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　顧氏炎武曰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君子求諸己章

注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

疏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四書或問云或疑楊氏之說不太巧乎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　胡氏泳曰楊氏合三章爲一意文義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或記者取而相足也

君子矜而不爭章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汪氏份曰此章與和同驕泰各章不同和泰是好字而不字在下此矜羣字而不甚好古民三衆矜居其一易云渙其羣元吉是羣乃聖人之所欲渙也凡人挾以持己必有峭厲之形則爭伏焉和以待人易涉阿比之私則黨成焉惟君子之矜以理莊敬日强不是高自位置矜己陵人也何爭之有君子之羣以性樂易近人不是有心結納背公向私也何黨之有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注國包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注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邪疏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皇本無之字

勿施於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

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輔氏廣曰推己及物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爲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

吾之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也　皇本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　皇本作如有可譽者

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閻氏若璩曰史記弟子傳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集注本此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閻氏若璩曰黃勉齋嘗謂
先朱子改訂注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補出
直道獨解而後及何意其辭皆曰直道而行所謂善善惡惡
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
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
也實勝今集注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　馬注用民如此邢疏如此用民字疏
者此養民謂並迂晦故集注置之四書或問云以他文推之
如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況今先言斯民
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云論
也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之意亦為
粗得其文意者豈西漢諸儒皆有是說而何晏失之也歟

張氏載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此民也　王氏若虛曰記者以此系於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注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　又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趙氏順孫曰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比故集注又附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也　包注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故集注亦用楊氏說以為此二事包注又云言此者以俗多穿鑿蓋史不闕文馬不調不假人調之皆自矣逞聰明不知矣作與楊氏悼時益偷朱子貽變之大意亦合

特集注未說明耳　焦氏循曰借猶藉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已調良此謂篤服善之事也與子路車裘與共之事不同史闕文謂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劉先生曰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齊高偃帥納北燕伯于陽傳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解詁曰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按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此語據北燕公子陽生[illegible]然自生以下字亟按闕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解詁曰[illegible][illegible]如皆文[illegible]能以德[illegible]旁國大小相次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少則[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優劣失小國甚不改史官失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按此傳止論吾猶及史闕文相證其序以下三語亦正孟子所本也　劉氏安世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先儒說

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今熟味及字與下字自然意思有
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夫有馬而借人乘非難能事
而史且載此此必是闕文及如及見之謂聖人在漢辭猶及之
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見忠厚之意至後人見此語頗無謂
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已　蓋歎此句之不存也
故聖人于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者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
古人忠厚之意書之所以示訓也蔡氏節集說鄒氏諸解義並同

今亡已夫　皇本今下有則字已作矣

巧言亂德章

小不忍則亂大謀　七經考文云足利本無則字

注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四書或問云或疑婦
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而皆為不忍何也曰忍之為義

有所禁而不發云兩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怒也

衆惡之必察焉章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風俗通義正失卷引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人能弘道章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皇本下句末有也字　四書改錯云人與道之所在道即所以爲人之理不可殊觀但人有知思則可以大其所有之理道無方體則豈能大其所託之人故曰勝今注　何解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訓有理致亦似勝囫外張氏說

過而不改章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何解人有過能改如日食反明人皆仰之所以非過過而不改則成過矣此集注所用　穀梁僖二十二年傳云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

吾嘗終日不食章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篇同孔叢子雜訓篇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　皇疏言我嘗竟日終夕不食不眠以思天下之理惟學益人餘事皆無益故云不如學也此似以思無益說成一片與集注微異而語意未能簡易故集注必於以思斷句無益斷句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謀道不謀食　皇疏引江熙云董仲舒言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人之意也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小人之意也此君子小人謀之不同者也

君子憂道不憂貧　陸氏隴其曰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善惟恐不精執善惟恐不固所以憂之也謀在事憂在心

知及之章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包注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毛氏奇齡曰凡十一之字原是一義包注以知字屬官位解則以仁守官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以莅治官與禮治官行法相合至於動之稍礙矣惟顏特發云智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皇疏所引）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

有見但其曰通變曰安性似反知仁二字從民上見得與
莊涖動禮全於君身見莊禮者是兩截殊不知智足以及
民仰知臨爲大君之宜仁足以民卽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智仁在我不在彼也　按邢疏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此
毛說所本而集注不從然中間明有則民不敬字是舊說亦
不可廢也　李氏光地曰此似專爲臨民者發知及仁守所
謂道之以德也莊涖動禮所謂齊之以禮也

君子不可小知章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此
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　皇疏君子之道深
遠不與凡人可知故云不可小知德深潤物物受之深故云
可大受小人道淺故云不可大受淺則易爲物所見故可以

小知按此與集注稍異而理則相通矣

民之於仁也章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注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皇疏非水火則無以食非仁則無有恩義與皇注同皆別是一義未嘗不通然於下文蹈死意不相生邢疏仁是恩義故宜爲美者誤履蹈之則未嘗殺人其說近之故集注置之至皇疏又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遠水火則殊勝馬注也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張氏甄陶曰既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又云未見蹈仁而死者彼言其變此言其常也

當仁不讓於師章

當仁不讓於師注當仁以仁爲己任也　孔注當行仁之事不

復讓於師按集注以當爲擔當較孔注精神百倍張氏錄曰古禮弟子於師前言必遜讓非曰能之願學焉與乎三子者之撰皆讓也故曰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惟及爲仁之事則可直任而不辭顏子仲弓皆毅然曰請事斯語所謂不讓於師也不然爲人之道各在本人之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卽仁矣曰吾方遜之於師本無此事聖人何得出此語哉

君子貞而不諒章

君子貞而不諒　孔注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皇疏同又引一說云君子道無不正不能使人信之也前說與集注合後說似多一曲折至邢疏又引昭七年左傳杜注子產貞而不諒爲證則不能恰好故集注皆置之　韓李筆解云

諒當為讓字誤承上文不讓於師言

事君敬其事章

音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注 食祿也 孔注先盡力而後食祿皇疏引江熙云蓋傷時利祿以事君也 胡氏泳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幾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如曰先敬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勝者幾希矣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注 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 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有敎無類章

有敎無類 注 其類有善惡之殊 馬注以類為種類集注即用

其意　漢書地理志引無作亡

道不同章

道不同不相爲謀　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注不同如善惡好正之類　張氏甄陶曰是非邪正皆謂之道韓子所云道與德爲虛位也

辭達而已矣章

辭達而已矣注辭取達意而止　按大戴禮裁成王冠辭曰達而無多也恰與此章相證　錢氏大昕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爾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

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矣

師冕見章

師冕見注　師樂師瞽者冕名　周禮春官之屬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胡氏泳曰師冕即春秋所記師悝師慧之類也吳氏昌宗曰孔子自衞返魯始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則此師冕或當先師摯而爲樂官者歟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五終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六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季氏第十六凡十四章 注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 洪氏洪興祖也胡氏泳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十四章皆條列詳備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左驗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 皇疏其地與季氏采邑相近故季氏欲伐而幷之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 注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衞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衞也 趙氏翼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

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衞次年始及孔悝之難耳　閻氏若璩曰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

求無乃爾是過與　注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孔注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夫子獨疑求教也集注同之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注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　漢書地理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胡氏渭曰邢疏但言山在魯東故曰東蒙元和郡縣志謂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矣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

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或又云蒙山高峰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實一山也　何氏焯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

且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云邦或作封孔注魯七百里之封顓臾在其域中邢疏魯之封域方七百里按此似其所據古論邦字爲封下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亦云鄭本作封內疑皆爲避漢諱也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皇本作何以爲伐也按孔注何用滅之爲則伐爲二字不可倒矣皇本恐誤　鄭氏汝諧曰三家各分魯國以爲已有又將併顓臾而有之是欲孤魯也顓

臾存則魯存顓臾亡則魯亡是顓臾爲魯社稷之臣夫子力爭之非存顓臾蓋存魯也非折冉求蓋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卒不聞季氏之伐顓臾無乃夫子得行其言歟

注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此用孔注語也朱子語錄云或疑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有七百里之地曰無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一縣地大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矣

則將焉用彼相矣注相輔者之稱也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矣作也　包注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　陳氏天祥曰集注言輔者之相蓋取上篇相師之相爲說相本訓助訓扶元是扶持輔佐之義非因先有孔子相

師之言然後有此訓也舊說訓輔相人云云是矣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皇本無兩於字　釋文作匣云

本今作柙是舊本作匣也

固而近於費　閻氏若璩潛邱劄記云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

古費城六十五里按四書釋地引水經注沂水條為證其說

更在前

後世必為子孫憂　釋文云必為子孫憂本或作後世必為子

孫憂是舊本無後世二字也

而必為之辭　皇本必下有更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此節文勢錯綜只須逐句逐字遠他着落集注最爲明非

注疏所能及張氏甄陶質實言之其旨蓋暢矣其言曰不患

寡二句當是古語侯國較之王畿自是寡大夫之采地較之侯封又自是寡自古安有以此爲患者若不顧尊卑侯之民欲多於王卿大夫之民欲多於侯大小厚薄皆失其宜謂之不均乃可患耳侯之君十卿祿比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自是貧卿祿四大夫比諸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自是貧自古亦無有以此爲患者若一味封殖自肥公室懸磬柄臣擅聚斂之饒强藩罷山海之入冠裳倒置嫌數必生謂之不安乃可患耳至均無貧三句又是夫子爲古語下注脚言若果各安本分曉得君尊臣卑國大家小則不均處正是均以四境之內供侯國之用守宗廟之典籍供覲聘之儀僅有餘矣以私邑之田供私家之費束脩之遺不出境喪祭之禮有定式更有餘矣何貧之有如是則下不上偪

此自然不下侵君君臣臣歡若一體則和矣和則有國者恪居侯服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非寡於天子也宜也有家者敬居官次管仲之書社三百韓起之長轂四十非寡於齊侯晉侯也宜也如此則上下各得其所名分足以定志思誼可以聯情相安於當然之理自然之勢國長有其國家長有其家矣夫長國家者惟傾覆是虞者能無傾樂莫大焉又何患寡與貧之有哉　李氏清植存愚錄云此有國家者之常理即以一父之子驗之可見今使千金之家而生四子均分之則一子惟得二百五十金以與千金較雖覺寡而無全乏之事若就中有一子兼得其二分則必有一子全失其二分者是不均而後有貧均則雖寡而斷不至於貧此均無貧之說也況四子既各得其分勢必輯睦而和彼其所以見寡者

以析而爲四也和則合四歸一 依然千金之家不獨無貧而且不見有寡此和無寡之說也如是則必安安則無論無貧寡借使貧寡亦必不至於傾此安無傾之說也惟均無貧和無寡此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惟安無傾此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也

故遠人不服 注 遠人謂顓臾 閻氏若璩曰顓臾已在邦域中曰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其非遠人明甚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例即謂邾或曰卿析關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卿與邾世爲九讎戕暴干戈疆界雖邇遐若山河此與所謂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耳 李氏光

地曰遠人非指顓臾正對顓臾在邦域之中而至近者言之
言雖有遠人不服疑乎可以動干戈矣然猶且來之以文德
況如顓臾之在邦內乎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　曹氏之升曰或問載蘇氏考究定公十
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宰則伐顓臾在
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釋文云或作不在於顓臾隸釋
載漢石經蕭上有於字牆作廧按石經後記諸家異文盍毛
包周無於則今本正依此四家也　鄭注蕭之言肅也蕭牆
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是

疏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大夫應無屏而有蕭牆者僭為之也　按季氏雖僭夫子必不將就其名此蕭牆自應就魯君說為是故集注引哀公欲以越伐魯為證　方氏觀旭曰季氏之家安得有蕭牆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為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為臧紇之邾孫林父之戚可藉以逆命君臣既已有隙一旦難作即效意如之請請囚於費而無可遂又畏顓臾世為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已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為已有而益其強不克則魯師實已勞憊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已以干戈發在內者攻與乃用當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為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是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

臾實憂魯君疑已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

注 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氏哀二十七年傳云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曰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孔注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　按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至惠懷文而代齊霸又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遂爲強臣所滅魯自隱公僭禮樂至昭公出奔皆十

世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注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也　按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其後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注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　按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亦三世也　馮氏景解舂集云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家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及於四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之僭諸侯久

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間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而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畧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擬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攫寶玉大弓竊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

不狃襲魯不書節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義精而辭信春秋之法備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注無所非議也按此直以無議訓不議即集注非鉗其口使不敢言之意　方氏觀旭曰庶人又在大夫之下若陪臣亦是也議者圖議國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酙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世野無遺賢俊傑在位自不下資於庶人之議左傳述宣姜曰令大臣而

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子貢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學陽虎有言而魯國亂鄧人論政而曹國亡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　王氏應麟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祿之去公室章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　鄭注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

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集注用之 按左氏昭二十三年傳宋樂祁曰魯公喪政四公矣三十二年傳史墨對趙簡子曰魯文公薨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公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此在昭公時數喪政之世凡四公則夫子於定公時爲此言自是五世矣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 鄭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 按昭二十三年傳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樂祁言時當平子之身由平子上泝三世非是武子然武子立悼子爲適於襄二十三年至昭公七年武子卒時悼子實已先死並未執國政而平子卽嗣爲卿并三世當數文子武子平子史墨所云政在季氏亦正指魯宣公時季文子言以此推之是魯公失

政之年卽季氏得政之歲而孔子身當桓子時則數四世者
自應以文武平桓爲確鄭注有文子而無桓子集注有桓子
而無文子皆緣多數一悼子故耳　方氏觀旭曰左氏宣十
八年傳記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又記公薨季文子遂逐東
門氏則行父之專恣可見又成十六年傳宣伯使告郤犨曰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若欲得志於
魯請止行父而殺之宣伯雖行不軌其言行父專政自當不
誣再史記魯世家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漢書
五行志劉向亦有魯三桓執國政宣公欲誅之之語又五行
志云主大夫始顓事師古注謂季孫行父並是切證舊注數
文武悼平爲四世知文子始專國政而於夫子當桓子時言
未合朱子數武悼平桓爲四世知夫子與桓子同時而於經

史言文子專政未合都縣忘郤悼子未嘗爲卿執政而誤數之耳五世是曾宣至定四世是季文至桓毛西河云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逮此而中立者眞確論也

閻氏若璩曰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謂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即平子五也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注謂文子武子平子又史記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悼子之未嘗繼世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孔注三桓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按魯小於齊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能如韓趙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張氏甄陶曰哀公欲

去季氏雖無成事然自是三家遂不振孟子戰國策史記載
魯君臣事俱無三家子孫此其微也　曹氏之升曰三桓統
三家言之也行父歷相宣成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是時三桓已强成二年四卿並帥則三桓之勢成
矣但成公時孟獻子與文子同掌國政武子之請作三軍叔
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老矣是季文子卒獻子
實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卒平子嗣卿而叔
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
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然則文武平之間三家以次
爲政故曰三桓之子孫而季於桓爲大宗季氏以世及孟叔
不必以世及故四世遂以文武平桓爲斷注亦即以陽貨執
桓子爲三桓之微也

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　倪氏思寬論語解云詹氏纂箋所引春秋左年書冬十月子卒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注曰子赤本公羊傳也

益者三友章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邢疏以人爲友損益於己其類有三也

李氏光地曰時解皆謂益於我者有三樣朋友損於我者有三樣朋友不知兩者以人言當作實字看兩友字以交接言當作虛字看言會長進的人有三樣交接不長進的有三樣交接如所交的是直諒多聞這便是求進益的若與便辟等相與便是不求進益的如此則上下友字俱屬一例按呈疏與朋友益者有三事與朋友損者有三事亦即此意非遂以友字屬人言也

友便辟注辟婢亦反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 馬注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按便辟有四說釋文辟婢亦反此讀辟爲僻集注從之馬注云云此讀辟爲避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此讀辟爲譬漢書佞幸傳云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又讀辟爲嬖矣

洪氏頤煊曰家語入官篇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王肅注僻宜爲辟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孔注足恭便辟貌當是古論作僻字也

友善柔注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 馬注面柔者也按公羊定四年傳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說異

友便佞注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說文諞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諞佞按鄭注便辯也謂佞而辯也公羊定四年

傳疏云便佞辯爲媚矣亦本鄭義也

益者三樂章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注 樂五教反 此用釋文音張氏瓚附日性之所近習之成癖謂之樂五教反與好字樂字不同 按樂即好也故大學之有所好樂亦讀五教反張氏謂與好字不同未免強生分別若葛氏寅亮四書湖南講云樂當如字讀則亦不必從也

樂節禮樂 邢氏作曰禮節樂和導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文也

樂道人之善 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

樂佚遊 釋文云佚本亦逸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釋文云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又鹽鐵論孝養篇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按荀子與桓寬躁皆作傲以皆習魯論者也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皇本言及之下無而字　韓詩外傳卷四云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

君子有三戒章

君子有三戒　翟氏灝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

及其老也　皇疏老謂五十以上也方氏觀旭曰此足證經文

衰字爲說不如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也王制云五十始衰是方衰而非既衰斯時正古人命爲大夫服官政之年既國家用既衰之人或反道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孔穎達禮疏云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說孟子言七十者衣帛食肉又言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是七十也

戒之在得　釋文云或作德非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　何解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　何解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朱子語錄云大人又是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與舊注合

注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　[illegible]孫曰大人有德位者之

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冊所載是天命之所發

生而知之者章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顏氏家訓勉學篇引此
二語無也字翟氏灝曰顏氏書證篇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
其間有不可得無者例之便成廢缺顏氏既以漫例也字爲
非則此之例之者當是所見河北舊本如是非顏氏之自爲
例矣

君子有九思章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李氏光地曰尚書洪範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洪範以敬爲主故先貌此以思爲
主故先視聽

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曾子立事篇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　孔注探湯喻去惡疾也皇疏急宜畏避不相染入譬如以手探於沸湯邢疏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按孔注之疾當訓急不訓病皇邢二疏解之甚明而毛氏奇齡乃引扁鵲湯液醴醨所以治病爲孔注證失之千里矣　周氏柄中曰荀子云以指撓沸此探湯之說集注雖無解而朱子感興詩云仰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正作探熱水解毛西河以漢書王滂對王甫語注引論語孔注偶脫惡字遂以疾爲疾病湯爲湯藥如其說則列子湯問篇日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可作湯藥治病解乎　鄒氏汝諧曰見善如不及行志

於善也見不善如探湯未免於嘗試也君子有志於善必力去不善以成之不然則好善之心終爲不善之所勝也齊景公問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則深善之聞晏子惟禮可以爲國之言則又善之見善如不及也知陳氏之僭不能已其僭知子荼之變不能忘其變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閒是以無德而稱夷齊之隱居至於舍國而逃所以遂求仁之志也其行義也至於叩馬而諫所以達萬世之道也二人果於自信勇於力行是以民到於今稱之夫子於景公蓋見其人矣於夷齊則不見其人也按此合下章爲一解其釋探湯又一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齊景公有馬千駟　翟氏灝曰千駟猶言千乘言其爲大國之

君耳或據晏子春秋言齊景公好馬故數多如此晏子書多
假託或轉因論語傅會也　朱氏彬曰判國君之富數地以
對山澤之所出不聞多馬也左氏哀公八年傳鮑牧又謂羣
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為君也孺子必
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則千駟即諸侯可
知　林先生曰記得前人論夷齊兄弟讓國而景公不討弑
兄之賊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以見
千古不泯者非以富貴也

民無德而稱焉　皇本德作得無而字　文選河陽縣詩求立
太宰碑表運命論三注皆引作得按王注云以德為稱皇疏
云多馬而無德邢疏云此章貴德又云無德可稱則經文作
德甚明毛氏奇齡曰舊本原是德字惟泰伯章民無得而稱

是得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二句於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於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爲得字則何可矣

民到于今稱之　文選東征賦注論語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　按論語皆作於惟此章作于

注駟四馬也　孔注千駟四千匹胡氏泳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閻氏若璩曰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加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牧長轂三千乘者非此數也孟子之聚馬千駟亦必馬之在廄

中者與十二閑同方與祿之以天下相稱孟子之千駟與論語之千駟一而已矣

注首陽山名　馬注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王氏應麟曰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嘗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云恥生湯武干戈日甘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考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坂爲得其實　閻氏若璩曰河北雷首山有夷齊廟今在蒲州閻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亦莫能定　周氏柄中曰莊子讓王篇云

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偃師在河南不得云北則以蒲州爲是　按說文謂首陽在遼西即今永平府孤竹國之遺墟在焉趙氏佑曰首陽之說不一當以說文爲近是時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土也惟有本國所在尙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

其斯之謂與　王注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邢疏此章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毛氏奇齡曰謂即稱也斯即德也

注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祗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　朱子文集答江德功云此章文勢或有斷續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　蔡氏節曰此章與上見善如不及合爲一章見善如不及謂見

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之於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爲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天下後世者也求之於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於古則夷齊其人也齊景公知孔子之聖而不能用晏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幸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晏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千乘之富而無一德之可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人以證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按此與鄭氏汝諧說略同　孔氏廣森曰夷齊亦自行其志耳然後

人稱之使君臣之義千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注 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　葛氏寅亮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爲一章　按史通雜說篇引此章上加子曰與集注合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 注 亢音剛　釋文云亢音剛又苦浪反集注用前音　說文論語有陳伉阮先生曰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嚨詁訓相合作伉似非然漢書古今人表以陳亢與子禽爲二人

不學詩無以言　皇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不學禮無以立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翟氏灝曰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

大戴禮文而文法各異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

闕斯二者　皇本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章

邦君之妻　孔注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程氏大中曰此古注乃此章立論本旨集注從吳氏故不錄

君稱之曰夫人　七經考文云古本稱上無君字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唐石經諸作謂蓋誤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又雜記訃於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　張氏甄陶曰此章本古語記於衞靈公問陳之冊末蔡氏覺軒以爲爲南子而發似得其旨蓋子見南子因字本是輕賤之詞然南子使人

於孔子云凡四方賓客辱與寡君爲兄弟者皆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是稱諸異邦曰寡小君也公子郢對靈公言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是邦人稱之曰君夫人也而衞人郤只稱南子只爲此邦君之妻四字來歷不明耳禮天子諸侯不再娶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正室死則以媵之貴者攝理內政不下漁色娶於國中如取魚於池沼曰漁色所以敬宗廟重繼嗣杜亂萌也以妾爲妻非妻也由左右媵以色而升非妻也正室沒而娶繼室如魯隱之繼室晉平之少姜非妻也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魯娶於吳爲同姓益非妻也非邦君之妻而用其名則不稱故鄭重言之也

詹氏道傳曰王文憲謂天地之間男貴女賤女子貴者方得比於男子故夫人自稱曰小童比於小男子也大夫之妻

曰孺人亦比小男子也公侯之妻曰夫人則比於男子矣至爲天子之妻始曰后則在臣之上而比於繼體之君矣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六終